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專刊之十一

丁文江編

羣文叢刻

甲編

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

殷

文

萃

刻

甲編

丁文江編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專刊之十一

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一月初版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專刊之十一
(47033A)
殷文叢刻甲編一冊

每冊定價國幣拾元

外埠酌加運費郵費

編纂者 丁文江

發行人 王雲五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版 翻
權 印
所 必
有 究

爨文叢刻自序

爨文叢刻共十一種：除去“夷人做道場用經”是譚錫嘯先生從四川西部帶回來的以外，都是我自己從雲南貴州所搜集的獯獯文。“獯獯”是雲南的俗語，含有輕視的意思。他們自稱爲“聶素”。是雲南最重要的土人中的一種。分佈在四川雲南貴州三省。四川雲南交界的大涼山是他們最後的根據地。在山裏面漢化的程度很淺。從大涼山向外邊走，北到大渡河，南到北緯二十四度，西到西康，東到烏江，都有他們的村落。但是距大涼山越遠，漢化的程度越深，種族越不純粹。他們說漢話的時候自稱爲夷家。這當然也不能用爲人種的名稱。雲南通志普通稱他們爲爨蠻；所列的爨蠻語言七百七十餘字都純粹是獯獯語。按史記漢書西南夷傳都詳于地理而略于人種，惟華陽國志南中志講諸葛亮平南中，“移南中勁卒青羌萬餘家于蜀……分其羸弱配大姓集，雍，晏，爨，孟，量，毛，李爲部曲”。又說“亮受其俊傑建寧(今昆明縣)爨習，朱提，孟炎及獲爲官”。這是爨人見於史書的第一次。仔細看起來，爨原來是當日這種人大姓之一。現在所保存的大小爨碑，爨龍顏碑在陸涼；爨寶子碑在曲靖；都是在獯獯的區域以內。前者作于劉宋大明二年；後者作于晉安帝義熙元年(碑稱大亨四年)。兩碑字都寫得很好。爨寶子碑不知道是誰寫的。爨龍顏碑的書者是爨道慶。我們可以想見諸葛亮平南之後，獯獯的大姓，如爨習的子孫，漢化程度之深。從甚麼時候起爨由姓氏而變爲人種的名詞，現在不能知道。但是樊綽的蠻書的名類篇已經說，西爨爲白蠻，東爨爲烏蠻。“在石城，昆川，曲阪，晉寧，哈獻，安寧至龍和城謂之西爨。在曲靖州，彌鹿川，升麻川，南至陟頭謂之東爨”。途程篇說，“第七程至竹子嶺。嶺東有暴蠻部落；嶺西盧鹿蠻部落。第六程至生蠻磨彌殿部落。此等部落皆東爨烏蠻也”。獯獯當卽盧鹿的轉音(亦卽武定之所謂羅婺)。所以稱獯獯爲爨，從唐朝起已是如此。我現在稱本書爲爨文叢刻，大概沒有錯誤。

西南人種本來極其複雜，一班人對於他們的認識又極其幼稚。所以往往誤用獯獯或是苗的名詞來混指其他的種族。民國九年我在協和醫學校講演，曾把所有雲南的人種做一個

有系統的分類。現在略引于下，以備讀者參攷。

講雲南人種最詳細的莫過于雲南通志。牠徵引他書所得的人種多至一百二十七種。其實其中同種而異名的不計其數。譬如聶素就是獯獯，擺夷就是爨人，也就是白夷，土人就是土獠，葛獯獯就是個獯獯，魯吾就是羅婺，摩察就是麥岔，也是維亞爾 Vial 神父所謂葛尼 (Gni)，阿者就是阿蛄，也就是阿車，牯鷄就是魯機，扯蘇就是車蘇，羅黑就是喇烏，也就是三撮毛，喇溪就是喇鷄，阿繫就是阿晒，卡喇就是戛喇，結些就是羯些。其餘如所謂飛頭獠，地羊鬼等又全是迷信，與人種無關，若是把種類相同的歸併起來，雲南共有土人十五種：

1. 擺夷(爨夷或是白夷) 包括水擺夷(呂人)，花擺夷，儂人(龍人)，沙人，黑沙人，白沙人，土獠(土人或是土老)，花土獠，白土獠，黑土獠，孟烏，刺毛，貴州的狃家和廣西的獯人。

2. 民家(那馬) 大概是大理國的貴族與漢人的混種。

3. 獯獯(羅羅，爨蠻，聶素) 包括黑獯獯(黑乾夷，烏夷，烏爨)，白羅羅(二夷子，海獯獯，海夷，密父)，妙獯獯，乾獯獯，阿者獯獯(阿車或是阿蛄)。魯吾(羅婺)，撒完，葛獯獯(個獯獯)，大獯獯，小獯獯，摩察(麥岔)，牯鷄(魯機)，白牯鷄，黑牯鷄，扯蘇(車蘇)，披夷，披沙夷，蒙化夷，東川夷，阿成。

4. 窩泥 包括白窩泥，黑窩泥，普特，卡高(卡隋或是阿度)，驃人(縹人)，苦蔥，撲喇(普喇)，白撲喇，馬喇，沙卡(阿戛)，山蘇，糯比，黑舖(黑濮)。

5. 獯獯

6. 羅黑(喇烏，喇五，喇魯，三撮毛) 包括大羅黑，小羅黑，普剽。

7. 緬人 包括阿昌(戛昌)，喇溪(喇鷄)，白臘鷄，阿繫(阿晒)。

8. 野人(野蠻即緬人之所謂(Kachin)。

9. 苗人 包括青苗，黑苗，花苗等。

10. 傜人

11. 蒲人 包括蒲蠻，卡瓦，卡喇(戛喇，哈喇)，利米，小利米，結些(羯些或是遮些)。

12. 安南人

13. 藏人 包括古宗與野古宗。

14. 西番 包括西番，野西番，麼些(那西)。

15. 怒人 包括怒子和獠子。

這十五種人的語言雖然各不相同，但是都有下列的三個特點：

1. 一字一音，所謂單音語。

2. 無語尾變化，所謂孤立語。

3. 有平上去入等各聲之別。

這三種特點都是中國語所有的，所以這十五種語言都與中國語有關係。合在一處爲震旦語系。

我參照英國人戴維士(Davis)的意見，就各種語言的性質分類如下：

1. 撣人類(Shan)

甲. 擺夷

乙. 民家

2. 緬藏類(Tibeto-Burman)

甲. 爨人

子. 獯獯

丑. 窩泥

寅. 獯獯

卯. 西番

辰. 喇烏

乙. 緬人

子. 緬甸人

丑. 野人

丙. 藏人

子. 藏人

丑. 怒人

3. 苗瑤類

甲. 苗人

乙. 瑤人

4. 交趾類

甲. 安南人

乙. 蒲人

以上各種人只有安南人，藏人，緬人，擺夷，獯獯和麼些有文字。安南人是借用漢文；緬人，藏人和擺夷都受了佛教的影響，用從梵文變化出來的字母拼音。惟有獯獯和麼些用一種象形文字。兩種語言本來極其相近。麼些有兩種文字：一種狠幼稚——象形的痕跡完全保存。另一種似乎與獯獯文很相近而不相同。

最早研究獯獯文的是在雲南的天主教士維亞爾 Père Vial。他在一千八百九十八年已經出版了他的 Les Lolos，翻譯了獯獯的宇宙源流的神話，而且把獯獯文和法文並列。其後他又著了一部獯獯字典。最近研究獯獯文的是中山大學的楊成志先生。一九三一年他出版了“雲南羅羅族的巫師及其經典”。他所搜集的材料很多，可惜大部分還沒有付印。我第一次看見獯獯文是在民國三年。那時我從雲南到四川，經過武定縣的環州。李土舍的夫人送了我一本“占吉凶書”。書是先用硃墨寫在草紙上的，以後硃字上又蓋了一層黑墨。我屢次請教獯獯的“師傅”，他們都說是占吉凶用的，但是他們只會讀，不會講。

民國十九年冬天我從四川到了貴州的大定。因為得到了趙亞曾先生在雲南被害的消息，沒有心緒再做地質的工作。同時又因為約好了黃汲清先生在大定會齊，不能不在那裏等他。同行的曾士英先生看見我閑居無事，哀悼懷喪，極力勸我想法子消遣。于是我纔再着手研究獯獯。一面測量他們的體格，一面搜集他們的書籍。第一部搜集到的是“玄通大書”，是內地會教士斯密特小姐 Schmidt 替我用八元錢買來的。內地會裏有一位獯獯“師傅”，能讀經典，可惜他不通漢文，不能翻譯。其後有人介紹一位羅文筆先生。他已經七十歲。少年時曾經應過縣攷。他自己說原來是白夷家(白獯獯)。本不懂獯獯文。五十歲以後信了耶穌教(先在內地會，以後轉入安息會)，想用獯獯文翻譯聖經，纔發憤學起來。他帶了一本“帝王世紀”來給我看。我請他逐字講解，才知道大部分是水西安家的歷史。大定原是水西土司的地方——所謂水西是指烏江之西，是明朝最有權力的土司，最後為吳三桂所滅。書從宇宙開闢講起，到吳三桂攻滅水西為止。羅文筆先生懂得注

音字母。我于是給他約定，請他把他所藏的七部書全數翻譯出來。翻譯的方法是先抄裸裸文爲第一行，再用注音字母譯音爲第二行，然後用漢文逐字對照直譯爲第三行，最後一行乃用漢文譯意。他照我的方法費了三年的功夫纔把七部書譯完，陸續郵寄給我。這就是本書裏面的說文(又名宇宙源流)，帝王世紀(又名人類歷史)，獻酒經，解冤經上卷，解冤經下卷，天路指明和權神經七種。“玄通大書”的譯名也是羅文筆先生定的，但是他說沒有經過師傅，不能翻譯全書。因爲要保存裸文真相，只好用羅文筆先生的墨跡石印。又因爲“玄通大書”原來尺寸很大，不能再十分縮小，所以其他各書不能不以牠爲準，每頁分印上下兩頁或三頁，卷冊未免太大一點。

在大定時又聽說城西南四十里有一塊千歲衢碑，是裸漢文合璧的。想找人去搨，全縣竟無人會做這種工作。最後有一位書店的主人自告奮勇去嘗試。等到他回來，張張都是反的！原來他只會印書，不會搨碑。他于是用印書的法子，把墨刷在碑上，所以全印反了！但是從他刷的反印樣本，可以看見碑文的確是裸漢文合璧。我一回到貴陽，就托人找搨工專到大定去搨碑。那知道貴陽搨工很少，又因爲在陰歷底年，沒有人再肯出門。最後找到了一位，再三和他商量，允許他先付一半錢做安家費，工錢以外，送他從貴陽到大定往返十天的轎錢，在大定的飯食，紙墨費和鴉片烟，他纔勉強答應前往。他去了一個月方始回來。那時我已經離開貴陽往廣西去了。等到我五月再回到貴陽，把他的搨本拿來一看，每張都是模糊的！因爲他本來手段不高，天氣又冷，墨容易凍。他從鴉片舖上起來，一脚把從貴陽帶去的黑胭脂盆踢翻了。他沒有法子只好攪水。墨又淡又凍，所以結果如此之壞。我因爲這碑上是有年代的，是裸裸文最古的文獻，所以把牠列在卷首。希望有人注意，另搨佳本。我上面已經說過，“夷人做道場用經”是譚錫疇先生從川西帶回來。譯文及標題都是原來有的。

裸裸文的來歷是一極有興趣而且極重要的問題。我曾請教過裸裸的師傅。他毫不游疑的告訴我道：“是孔夫子造的！孔夫子右手造的是漢文，所以漢文自右向左；左手造的是夷文，所以夷文自左向右！”東方的象形文字大抵與中國文有

關。如西夏文，如朝鮮字，如日本的假名，都是從漢文化出來的。我們細看裸裸文却没有絲毫漢字的痕跡。這是很可注意第一點。裸裸的經典大抵四個字(有時三個字)一句。文法與俗語不同，所以沒有師傅，不能講解。他們文字與語言的關係正如我們的文言與白話。還有許多字單見于文言。例如“人”普通話是 ts'o。但文字裏面有另有一個人字作“𠂔”。羅文筆先生的注音爲之。這兩點都可以暗示我們裸裸文是有悠久的歷史的。可惜最古的典籍到如今發見的只有大定的千歲衢碑是明中葉的產物。

關於此點幸而從後漢書的西南夷傳得到一個旁證。西南夷傳荅都夷下有白狼王唐菆作的遠夷樂德歌詩三章。漢譯以外又用漢字註明原來的夷音。這是一篇語言學上極有價值的材料，值得我們詳細研究的。原文如下：

漢文	白狼文	漢文	白狼文	漢文	白狼文	漢文	白狼文
1. 大漢是治	提官隗構	2. 與天意合	魏冒愉糟	3. 吏譯平端	罔譯劉脾	4. 不從我來	旁莫支留
5. 聞風向化	徵衣隨旅	6. 所見奇異	知唐桑艾	7. 多賜繒布	邪毘縑繡	8. 甘美酒食	推潭僕遠
9. 昌樂肉飛	拓拒蘇便	10. 屈申悉備	局後仍離	11. 蠻夷貧薄	僂讓龍洞	12. 無所報嗣	莫支度由
13. 願主長壽	陽維僧鱗	14. 子孫昌熾	莫稗角存	15. 蠻夷所處	僂議皮尼	16. 日入之部	且交陵悟
17. 慕義向化	繩動隨旅	18. 歸日出主	路且使維	19. 聖德深恩	聖德渡諾	20. 與人富厚	魏菌度洗
21. 冬多霜雪	綜邪流藩	22. 夏多和雨	花邪尋螺	23. 寒溫時適	藐潯瀘漓	24. 部人多有	菌補邪推
25. 涉危歷險	辟危歸險	26. 不遠萬里	莫受萬柳	27. 去俗歸德	術疊附德	28. 心歸慈母	仍路孳摸
29. 荒服之外	荒服之儀	30. 土地境墉	犁籍憐憐	31. 食肉衣皮	阻蘇邪犁	32. 不見鹽穀	莫穉轟沐
33. 吏譯傳風	罔譯傳微	34. 大漢安樂	是漢夜拒	35. 攜負歸仁	蹤優路仁	36. 觸冒險陝	雷折險龍
37. 高山歧峻	倫狼藏幡	38. 緣崖磻石	扶路側祿	39. 木薄發家	息落服滸	40. 百宿到洛	理瀝髭維
41. 父子同賜	捕苗菌毘	42. 懷抱匹帛	懷稟匹漏	43. 傳告種人	傳言呼敕	44. 長願臣僕	陵陽臣僕

我民國九年根據維亞爾的 Les Lolos (那時我還沒有他所著的裸裸字典)和雲南通志所載的爨語發見白狼文與裸裸文有將近二十個相同的字，就大胆的認爲白狼文是裸裸文的前身。以後楊成志先生和王靜如先生也都有此說。王靜如先生用西夏文比較尤其詳細。現在我再用維亞爾的字典來對照得到相同的字如下——

漢	白狼	裸裸
天	冒	mou
不	莫	ma
來	留	li

賜	毗	bi
孫	穉	shleza
日	且	tche
出	僦	dou
雪	藩	va
部	補	po
萬	萬	va
母	摸	ma
食	阻	dza
鹽	羸	ts'a
穀	沐	Chema
安樂	夜拒	k'ai tcho
石	祿	lou
木	息	se
到	髭	tch'e
父	捕	ba
子	莖	za
人	敕	ts'o

以上單據維亞爾神父一種方言字典白狼文與獯獯文相同的已經有二十餘字之多。假如我們拿獯人各種語言來比較，相同的當然更多。例如“人”字白狼文在第四十二句作“敕”與維亞爾字典相合。此外如第二十句，二十四句“人”字白狼文爲“菌”，與羅文筆先生的𠂔相近。第三十一句“肉”字白狼文作“蘇”，與維亞爾字典不合。但是據雲南通志麼些語肉爲“施”，又與“蘇”相近。我們做這種比較要記得：(一)白狼歌是用漢字注音。後漢時這種字究竟作何讀法我們已不能知道。(二)現存的獯獯經典已經與俗語不同。白狼文是二千年前的古文，當然不能與現代俗語符合。(三)我們的字典是一種方音 (Gni) 字典，不能代表獯文的全體。所以我們有上列的結果已經可以說是出乎意外的了。縱然我們不敢說白狼文完全是獯獯文，我們相信白狼文至少是獯文的一種——凡是廣義的獯文，天都作 mao 或 mou，否定詞都作 ma，部落都作 pu 或是 po。差不多沒有例外的。又四個字一句也是獯文的特色。

現在的猓猓語稱漢人的 Shapo。Po 就是“部”字，Sha 我疑惑就是“諸夏”的夏字。白狼歌第一句譯“大漢”爲“提官”，第三十四句爲“是漢”。這明明是借用漢音。用漢字註白狼音的人很不小心；往往同爲一音而註音的漢字不同。從上面所舉的例足見在漢時是，提與大同音，漢與官同音。第六句“所見”譯爲“知唐”，第十二句“無所”譯爲“莫支”，第三十二句“不見”譯爲“莫碭”足見漢時與支同音，唐與碭同音。“歸”字在二十八句和第三十五句都譯做“路”，而第二十七句却譯做“附”。在漢時附與路或者也是同音。又“部”字第十六句譯做“悟”，第二十四句譯做“補”。補與悟或者也是同音。其他如第四句“不從”譯爲“旁莫”，否定詞放在動詞的後面。第二十四句“部人”譯爲“菌補”形容詞放在名詞的後面。都足以爲文法的參攷。

當日白狼語是否寫成文字，或者僅是口譯，當然也不無問題。照後漢書講白狼王“作詩三章”經邛來大山來歸，郡椽田恭“譯其辭語”似乎已寫成文字。而且白狼歌裏面借用的漢語很多；例如繪布白狼爲縑繡，聖德爲聖德，荒服爲荒服，譯傳爲譯傳，臣僕爲臣僕之類。如果沒有寫成文字，很不容易借用這種漢文的文言的。

我們可以假設白狼文是已經寫下來的文字，是猓猓文的前身。猓猓原來大概是從西北來的。華陽國志稱他們爲青羌，足見他與羌人相近。他們的文化至今還保存游牧的遺俗；如住在山坡，不耕水田，畜羊披氈等等。最近伯希和先生們以爲猓猓語與西夏文最近，更足以證明西北是猓猓的老家。他們的字根本與漢文同源，但是極早就與漢人隔絕，所以看不出牠們的直接關係。將來猓猓文的研究進步，不但可以發見語言上的關係(如否定詞爲 ma，部落爲 pu 猓漢文至今相同)，而且或者還可以知道文字的源流。

最後我還要謝謝傅孟真先生允許我用歷史語言研究所的名義發表這種粗疏的材料。

丁文江 二四·八·十六。

壽福

新修千歲衢碑記

千歲衢碑記

更遠台下

丁未年

地名河東鉅乃西人目民共由之路曲折如羊腸

應梓潼劉樹校

路不知此行者甚苦我

公祖見而憫之遂出已財

公祖見而憫之遂出已財

取大石修築高處范平低處墊砌共六百三十方

取大石修築高處范平低處墊砌共六百三十方

取大石修築高處范平低處墊砌共六百三十方

已於七月壬午告成於次

已於七月壬午告成於次

已於七月壬午告成於次

收撥之勞相計仰天祥祠公壽但云千歲因改路名為千歲衢

收撥之勞相計仰天祥祠公壽但云千歲因改路名為千歲衢

收撥之勞相計仰天祥祠公壽但云千歲因改路名為千歲衢

絕有不止於此故賢樂善無物玩大之如飾用家民無管絃歌舞

絕有不止於此故賢樂善無物玩大之如飾用家民無管絃歌舞

絕有不止於此故賢樂善無物玩大之如飾用家民無管絃歌舞

乾嘉百有九年有光前修後之謀

乾嘉百有九年有光前修後之謀

乾嘉百有九年有光前修後之謀

制諭至若夫再致政時林泉亦人

制諭至若夫再致政時林泉亦人

制諭至若夫再致政時林泉亦人

之所發也為善履後不在厥心

之所發也為善履後不在厥心

之所發也為善履後不在厥心

世昔剛直之使此慰使

世昔剛直之使此慰使

世昔剛直之使此慰使

語封報真待軍書

語封報真待軍書

語封報真待軍書

且吉且

且吉且

且吉且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衢

碑

記

新

修

千

歲

福

壽

秦石面垣。子頌。走正協公。鑿取大石。塲路
幾。軒公祖見而憫之。遂出已財。三百餘兩。顧
者甚。苦。我。年。過。薛。懸。梯。鐵。鉤。閣。棧。道。險。不。如。此。行
地名。荷。聚。垂。秀。西。城。具。民。共。由。之。路。曲。推。如
更。文。非。撰。文。不。果
歲。價。記

前緒後述謀遠舉仁讓夫
無管絃歌舞之樂家之
止於此教賢樂善無物玩大
歲年歲因改號名爲不
迷日夜授之勞相對仰天
年四十四也丑垣唐天
奇王進祿嘉祥元年
修整高處穴平低處
共六百一十

敕西平侯劉禹錫
 說記
 慰使
 誥封
 輅
 禹
 行
 軍
 表
 入
 內
 府
 知
 恩
 吉
 旦
 金
 守
 天
 龍
 別
 命
 燕
 耕
 人
 任
 貴
 州
 宣
 慰
 使
 劉
 宣
 也
 為
 善
 獲
 慶
 不
 在
 厥
 躬
 必
 在
 其
 子
 孫
 矣
 公
 能
 也
 觀
 此
 修
 路
 矣
 三
 徵
 事
 亦
 神
 矣
 之
 所
 發
 制
 誥
 至
 若
 青
 重
 致
 故
 惜
 也
 林
 泉
 亦
 人
 走
 所
 罕
 朝
 廷
 頭
 著
 千
 一

[illegible]